

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芦山

征访资料汇编

(第三辑)

红军办教育情况

红军歌谣、红军标语资料汇编

红军留下的部份文献资料

红军长征过芦山

中共芦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印

说

明

一、芦山曾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两次经过的地方，为了尽快地弄清红军过芦山的历史，我们在芦山县志办公室的协助下，整理汇编了《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芦山征访资料汇编》，以作为内部研究和参考的资料。

二、本汇编资料的内容，均系口碑征访资料。其中所记载史实不尽准确，有的甚至可能失实，尚需进一步考订核实。因此，任何单位和个人，未经我室同意，不得引用或转抄。

三、本汇编资料绝大多数稿件由芦山县县志办公室提供。我室在打印前，对稿件作了一些不失原意的文字上的加工整理。

四、本汇编资料收入的稿件，均为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前的征访稿件。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后的征访稿件，我室将陆续^汇辑成册。

中共芦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

一九八三年十一月

红军办教育情况

中共芦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印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

目

录

访红军办的工农小学教务主任陈昌明老人……县委党史办(1~7)

一、开办工农小学的情况……(1)

二、王维舟领导我们搞抗日宣传……(2)

三、朱总司令在东狱庙开的大会上讲过一次话……(3)

四、红军在芦山的其它情况……(4)

五、回答来访者提出的问题……(5)

访红军工农小学教育主任陈昌明同志……胡治钧(7)

红军在龙门办学校……牟文林(11)

看病、吃药不出钱的工农医药社……杨成宗(12)

访红军办的工农小学教务主任陈昌明老人

县委党史办 整理

序：陈昌明，男，现年八十岁。芦山县工商局市管会退休职工，家住县城东门的白衣庵小街子。一九三五年冬，红四方面军在县城东街举办工农小学时，曾聘陈昌明老人任教务主任。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，县委党史办张德生、董耀君、陈朝银三同志到老人家中进行了专访。现将陈昌明老人的谈话录音整理于后，题目及小标题为整理者所加。付印前请陈昌明老人审阅，修改了此稿。

一、开办工农小学的情况

一九三五年冬，红军在县城东街高等小学（今县幼儿园）开办了工农小学。红军聘请我当了工农小学的教务主任。我又找了刘升洲、徐登元、徐登俊三人为教员。工农小学开办前，我们就到芦阳镇的全乡，先把儿童年龄等调查好，来工农小学的学生人数有六十多个。穷人子女、教科书都由红军宣传部发来。我当时任的课是“公民”。“公民”这一科现在我还记得几课。第一课：工人；第二课：农民；第三课：工农兵，一家人；第四课：万恶发财人，处处整穷人；第五课：世界不公平，大家要革命。……

当时没有粉笔，就用木炭在地下写。学生围在一起后教他们。我们教师的待遇由红军中一个名叫“丁部长”的发给。每人每月发两块

硬洋，半斤盐巴。

我在工农小学教书时^过见到张国寿。当时工农小学隔壁是文庙（现在的粮食局），由文庙有一道侧门通高等学堂。有一次，张国寿从侧门过来，专门听我讲课。他到我的教室头坐了一些时候，下课时他与我握手。张国寿这个人是个高汉子，戴一副眼镜，干筋筋的。

工农小学总共办了五十几天就停办了。

二、王维舟领导我们搞抗日宣传

工农小学的教师逢场就要到县城十字街宣传抗日。当时王维舟任的是抗日救国会的总指挥，我们经常同他打交道。

有一天，我们正在街上宣传时，飞机来了。飞机先在天上旋了一转，故意扯到佛图山。又飞回县城上空，丢下一个炸弹，在县政府门口爆炸，当时炸伤死亡共八九十个人。

随后王维舟就说，你们搞抗日工作的宣传，还有那么多的白区不知道，你们要想法，怎么样使白区的人晓得。他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白区的骡子人我都忘了。他说你们可以去联系，我说，我们不敢去。他又说，既是不敢出去，办法就使用木排板子，推光后^{用蜡上}写起字，放到河里顺水打出去，流到白区，作为宣传。^{这种木排板子叫“水排板”}后来，抗日救国会把木排板子制好后，由我们背运下河放水中。王维舟指示我们几个教员，在北街的县主庙把这些木排拿起，从沫东铁索桥下放入水中，准备打下雅安、乐山一带。我们一共放了两次。每次有百把个。每个木排只有一

尺来往长，宽是五、六寸，厚有七、八分。

三、朱总司令在东狱开的大会

上讲过一次话

红军南下时，在龙门乡关坡顶同刘湘的白军教导师作战。作战后俘了一营多敌人。有天，就将这些俘虏弄在东狱（现在的县政招待所）坝坝头坐起。朱总司令从南街头任有宽的房子出来，有四个警卫员随从。朱总穿着大棉衣，背着一只五寸长的手枪。他来到东狱会场，在台子上向坐满了俘虏兵的会场讲话。讲话的大意是说，你们有父母儿女嘛，你们当兵为的是什麼？你看这样的大雪天道，你们拿起那“铁火筒”，冷得象那舅子。你们的官长这时候抱倒奴太太睡得多热呼。你们替他们卖命，化不过，我们红军是为穷人打土豪分田土，官兵一律平等，遵守纪律，不拿人民一针一线等，希望你们回家宣传。朱总司令最后说，希望你们愿意干事的就举手，不愿参加红军的，我们发给路费送你们回家。当时有些俘虏举手，有些（多数）没有举手。

朱总司令在台上讲话时，我就站在侧边。他讲话后，让我登记甘愿回家的俘虏名单。登记完毕，飞机来了。朱总司令对大家说，大家不要动，蒋匪帮这些飞机是瞎眼子，不要怕。不一会，飞机就飞走了。飞机飞走后，朱总司令就派我同一位警卫员到北街天主堂丁部长那里

去用钱盘子抬银元。抬来后三元二元当时就发给了回家的俘虏些。我记得红军发的银元尽是有袁世凯头像的，一个杂板也没有。会完后，红军杀了几条猪办了酒席招待俘虏兵，吃饭后打起锣鼓派起部队把愿意回家的俘虏送到镇西山出境。证实红军优待俘虏。

四、红军在芦山的其它情况

红军进芦山城不久，就在旧政府内建立了省苏维埃和县苏维埃。省苏维埃门口用白纸竖写有“川陕省苏维埃”六个墨笔字。省苏维埃的主席熊国炳。我去过省苏维埃，所以我知道这个情况。

红四方面军主持的保卫局设在安家院。土豪劣绅好多都弄进保卫局，当时有好几百人，天、芦、宝的土豪劣绅都一律集中在那里。有钱而无民愤的可以交点钱，具保释放，罪恶又大的全部埋葬在里边。

红军进芦山城后，我家里曾住有一连人。红军在我家堂屋头挖地坑安了两口大鼎锅做饭。人就住在我的隔壁。

住下后，他们常来同我摆谈。一次，我在我的房间头教大儿子读红军识字课本，他们在隔壁听见进我的房间来了。说了一阵话，我对他们说，请你们不要上我的楼上去。因当时我的楼上放有汪鼎新等三家富豪，我未交租的粮食，我生怕被他们发现，我要挨整。结果他们确实一步也没有上去过。从那件事后，我感到红军确实是纪律严明的军队。

红军在芦山时，鸦片烟很多。百丈作战失败过后，他们就拿这些鸦片烟大量收集布匹、盐巴、酒，为撤退过山作准备。

五、回答来访者提出的问题

1.问：红军撤退时，你走了没有？

答：红军撤退时我的女老人病势很沉重，不沉重我也走了。同时老人也死死不要我走。红军走后，我就躲藏在坟林坝的墓里头，敌人搜不到我。后来我就到乡下躲去了。

2.问：红军进芦山城时，城里有无白军抵抗？

答：当时，我记得这里大坝头（现芦阳小学占的地方），不晓得是哪个的旅长，集合军队在给他们谈话。隔两天，红军就全部进城了。

3.问：你刚才讲，说关坡顶战役时红军同刘湘的教导师打过仗，你是怎么知道是刘湘的部队的？

答：我是从当时俘虏的谈话中知道的。我在登记那些愿回家的俘虏时问他们：“你们在哪里作战？”他们说在关坡顶，我又问“你们是哪一部？”他们说刘湘的教导师的。

4.问：你当时接触过哪些红军领导人？

答：有朱总司令、张国焘、熊国炳、丁部长，王维舟也随常打交道，陈昌浩在县城四门搞宣传，主要是领导搞石刻标语。当时芦山城的四门的城门洞都用石头卷的。那上面都占满了标语。东城门石墙上

占有“打倒出卖中国的蒋介石！誓死不愿当亡国奴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“消灭火焚东街的狗刘湘！”等标语。北街石牌坊上（现税务局、农业银行）街中，刻有“抗日反蒋，自救救国！”八个大字，总的署名是“总政治部”。是陈昌浩领导下所刻的标语。徐向前我们很少见到，只知道他是四方面军国家保卫局的。这些领导人当时住在哪里，我们不知道。他们这些人是否大部分从天全那面过来，因当时兵荒马乱，行军作战之际，军事秘密，虽身历其境，有些事不敢肯定。

5.问：我们从《四川文史资料》上知道，红军南下进入芦山县城之前，国民党刘湘军曾在临逃时放火烧了东街，您知不知道这件事？

答：知道。时间是在三五年十月初头。起火地点在今食品公司肉店对门，当时，那里是兴隆乡的富豪杨洪年开的纸火铺。

事情的详细经过是这样的。三五年农历十月初，红四方面军打拢芦山。红军还没有进芦山城，敌人的大部队提前两天逃往雅安。县城头还剩下一些兵痞，临逃前在杨洪年的纸火铺头枪劫。就是起火那天晚上，这些兵痞即点起油灯（当地人称为“亮壶子”），在杨洪年铺内地镇下挖银元，鴉片烟等。因这些兵痞早就对城内各家豪绅摸了底，估计杨在地下埋有东西。由于敌人只管抢东西，结果引起油灯失火。

起火后，隔壁邻居白浩轩（白树华之父）发觉，他就喊：“陈伯，起火了！”，“在哪里？”我问他。他说在文庙对门。一些群众跑出街去说救火，被站岗的白军挡回。白军为阻止群众救火，在城门洞、

街口处都站了岗。下令不准救火。当时，城内群众大多外逃躲避去了，留下少数老弱男妇，敌人又不准救火，结果烧了一个通夜，把整个东街，卫家小街子，上西街全都烧光，我们东小街也烧了半截。白军火烧东街后逃走了，第二天红军才进了芦山县城。

访红军工农小学教育主任陈昌明同志

胡冶钧

“两姑嫂，‘好’与‘好’，一般年少，一般美貌，一般的身材窈窕；要分辨谁是姑，谁是嫂，但看后脑。”（旧社会女子未婚，脑后梳条辫子，婚后梳成髻叫撮发，故云看后脑；又，封建社会，私塾教师对字音教学，遇有同音不同调者，往往在字脑右上角加一小圆圈儿，表示异读，叫圈调。读好的‘好’字，圈调写作‘好°’，故亦云‘看后脑’，前者是陪衬，后者是教学目的，这种教学方法，不仅奇特，而且印象深，容易记。）这是芦山县市管会退休职员陈昌明同志的一则趣谈，也是我对陈老的第一个印象。

相识既久，我才知道这位八旬老人从前不仅教过书，而且是工农红军长征时期在芦山开办工农小学的教育主任，于是我抽了个星期日专程到他家里去看他。

芦山东门口沿城根有条半节巷，进巷口不远有户人家。房檐低矮，有道小侧门，一进门浓香馥郁，繁菊满径，这就是陈老的家，老人正

手持花剪，给菊花修枝哩。见有人来，立刻叫小孙搬了两把竹椅，请我就地坐下喝茶。

陈老师虽已是八旬老叟，但身体健康，精神矍铄，看上去不过六十上下，脸色略带黧黑，上唇一撇整齐的一字胡，高高的身躯，硬朗的手脚，说起话来，音宏声脆，只是听觉已经不管用了，和他说话，他随时拿手掌在耳后挡一挡。

“每晨都练两套，这就是我的练武场。”他指着一小片空地对我说。一边紧握双拳，举着青筋暴露的两臂比了个架势。他还是个拳术爱好者哩，无怪他那么健康。

“我想知道一点红军长征时期，你们工农小学的一些情况。陈老师”我说。

他擦燃一根火柴，点着叶子烟，未开言先就眉飞色舞，“话匣子”就打开了：

“提起那段往事，真象洗了一次热水澡，又烫人、又快乐。”老人说话，一直带点儿风趣，“红军过芦山，先后两次，都在乙亥年—1935年。第一次在阴历五月，没驻几天；第二次是十月开始，至丙子年正月，时间虽不算长，可做了许多革命工作，给人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。

“我只想知道有关教育方面的”我插言说。

“对！那时我在教书，红军总政治部十月初六从天全铜头场到芦山，

朱德、王维舟、刘伯承、徐向前、张国寿、罗炳辉都来了，川陕苏维埃主席熊国炳，宣传部长陈昌浩也来了。进城不几天，就到学校（原高等小学，今幼儿园）来了解情况，一位姓丁的要我把走散的教师找回来，指定我当教育主任，继续开学。（这位姓丁的兼校长，但他不常来）学校改称“芦山县工农小学”（全称）。

“有几位教师？多少学生？现在健在的还有哪些人？”我问。

“教员除我以外，还有徐登元、徐登俊、刘光龙三位，早都去世了，学生大大小小四十多人，原分两班，后合并为一个班，尽是穷人的儿女。现在十字口茶铺提开水的吴全，就是那时工农小学的学生……”

“教哪些科目？教具、经费怎样解决？”

“学科有国文、算术、公民。我担任公民课，教材是总政治部发的，记得第一课“工人”；第二课“农民”；三、“工、农、兵，一家人”；四、“万恶发财人，处处整穷人”；五、“世界不公平，大家要革命”……我教过的课，永远背得……”

“……教具么，连粉笔也没有，好在有的是石灰，但不好便，最多的是用木炭在石板上教学……”

“经费很简单，一切自备；薪水每人每月二元硬洋，半斤盐巴……”

“工农小学当时在社会上起了哪些影响？”我问。

“这就涉及到我们课外参加的社会活动了。……在陈昌浩的领导

下，我们经常带着学生在街上宣传抗日救国，王维舟是抗日救国会主席，我们经常见面。有一次，是赶场天，正在宣传，国民党飞机就来了，旋了一圈，在衙门口丢了一颗炸弹，伤亡许多人……

“我还见过朱德，帮他做过事，那是关牧顶之战，打垮了刘湘模范师，俘虜了一营多人。全集合在东狱庙（今招待所）听讲话。朱德说：（大意）“……你们好苦哇！下细想想看，这样冷的天，你们抱住铁火筒（枪）爬山坡，钻战壕，为的哈？而你们的官长这时候正抱住姨太太钻热铺盖哟！划得过不？你们也有父母、妻室、儿女……”说得俘虜们都流下了眼泪。“我们红军闹革命，为的是穷人，为的是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……愿干的举个手，我们欢迎，不愿干的，我们发盘缠，送你们出境。”当场就有一些人举手参加了红军，朱德叫我都记下了姓名；另一些人每人发给三元‘袁世凯’，送出了镇西山。拿钱盘子发银元的也是我……”

“当时红军的口号是‘打倒成都过年，谁知名山百丈关之战竟失败了，这支红军才决计离开天、芦、宝北上，总共在芦山不过一百天……’”

我看他话题^超了我需要的范围——其实工农小学总共才五十天的寿命，可资记录的的确也不多，所以我也就转了口。

“陈老师，听说红军去后，国民党薛岳所部来芦山曾清过乡，你为红军服过务，又怎样躲脱的呢？”

“我不讨厌嘛，没人点我的‘水’”，我有“隐身术”。他又风趣地一笑。

“啊！隐身术？”

“对！国民党清乡时，我早已到一位乡下远亲家里教私馆去了……哈哈！”

他孙女请他进屋吃饭，我们的谈话才算结束了。

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八日

红军在龙门办学校

牟文林

民国二十四年农历十月（即一九三五年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芦山县龙门乡青龙场。在各级政权初步建立尚未巩固的情况下，特别是，离龙门乡几十里外邛崃高兴场就是作战的前线。部队每天都要来往，情况非常紧张。在这种极为不利的环境里，驻龙门乡红军政治部，首先考虑到穷苦老百姓子女读书问题。于是便在青龙场街上袁锦江家里，办起了红军小学校。聘请青龙场街上袁锦春、袁锦相两人为红军小学校教员，没有书本，红军政治部^就自己编，（手抄本），桌子、板凳发动学生自己带。来读的学生都是穷人家娃娃，男女学生共约七八十人。学校办了一个余月，红军北上抗日前夕，这所红军小学校就停

办了。

访问当时参加读过红军小学校的学生王安明、乐近清、代仁连等回忆，政治部自编课本的内容，他们只记得几课。

第一课：工人、农民。

第二课：工农红军。

第三课：工农兵，一家人。

第四课：打土豪把田分，穷人要翻身。

第五课：万恶发财人，处处整穷人。

第六课：做苦工的受痛苦，不做苦工的倒享福。世界不公平，大家要革命。

第七课：打土豪要归公，买卖要公平，开口不骂人，纪律要严明。

第八课：.....

附红军歌一首：（由红军长征时担任过我龙门乡区秘书骆国顺老人口述）

同志们，来革命，国民党呀，军阀豪绅资本家，剥削我穷人应该打，压迫我穷人应该杀。打呀、杀呀，苏维埃红旗遍地插。

看病、吃药不出钱的工农医药社

杨成宗

红军于1935年十月上旬进驻芦阳镇。在芦阳不仅建政，还兴

办各项事业，不但办起工农小学，识字班，还开办工农医药社。群众反映：“看病很方便，吃药不出钱，红军为穷人，革命好生干。”

现今胡须斑白，年满六十四岁的老人李品宗，是当年红军开办的医药社的职工，那时他只有十七岁，起先加入抗日救国会，便跟着红军开始干革命，由于年轻首长关怀培养，继后又把他调到医药社去，工作一个半月时间，他对医药社开办的经过情况，身历其境，当然是知情的见证人。

当时红军在县城里住扎的机关、单位、团体所有的干部、工作人员、职员、战士以及苏维埃的人员，生了病的要看病吃药，医药社就承担这个工作，随时有病人来诊断拣药，每天照常营业，形同县的中医院，凭“条子”看病吃药，来治病拣药的人，只要一见开有“病条子”的，看病取药不取分文，（病条子”相当于现在用的三联单）。

医药社地址设在南街“宝和堂”药铺内，（旧址是原曾家民的药铺，位于小街子左侧，现在县医药公司的地址）指派吴芝荣担任社长。吴是县内的老名医，医术高明，其余的职员有吴芝华、曾家民弟兄两人，和李品忠等数人。

药品的来源有一部分是随军带的，有一部份是各家药铺搜集拢的，还有一部份是自己采集炮制的。这些药品除了门市上用的外，其余多数妥善保管备用，放在什么地方保管，才较为妥善放心呢？不怕飞机炸，不怕火烧。此时国民党的飞机，经常飞到芦山骚扰狂炸。甚至一